

网络情缘系列之一

К
I
Р
Я
Х

天心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1247.5

1247.5
2706

K-PAX

2706



天
心
井
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K - PAX (第 1 辑)

主编：董旭

作者：天心弄月

责任编辑：董旭

责任校对：李蔓茜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联系电话：0431 - 5638611

邮政编码：130021

印刷：吉林省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159

字数：22200 千字

版次：2004 年 4 月第一版

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书号：ISBN 7 - 5601 - 2870 - X/H · 285

定价：195.00 (全 30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 |
|--------------|---------------|
| 001 网络情缘 | 016 这么近……那么远 |
| 002 59 分情人 | 017 夜心童话 |
| 003 就是喜欢你 | 018 瘦月亮 (上) |
| 004 青春的派与等待 | 019 瘦月亮 (下) |
| 005 匆匆岁月留影 | 020 眷恋 |
| 006 江南雁 (上) | 021 SWEER 情郎 |
| 007 江南雁 (下) | 022 e 网情深 |
| 008 因为爱, 所以爱 | 023 向你借幸福 |
| 009 你是我的爱人 | 024 NG 师生恋 |
| 010 青涩年代 | 025 ITALY 狂情曲 |
| 011 我本纯情 (上) | 026 K - PAX |
| 012 我本纯情 (下) | 027 深夜的蛾 (上) |
| 013 寂寞如唇 | 028 深夜的蛾 (下) |
| 014 网络女精灵 | 029 柔冬漫雪 |
| 015 虚拟娃娃 | 030 时空异恋 |

进化中——K - PAX

引子

1990年四月的一天，我接到了长岛心理医院 Siegel 医生的电话。他是我一个老朋友了，我通常叫他 Bill。他是一个出色的家伙。这个时候的电话一定是职业问题了。

Bill 正在治疗一个在那里呆了七个月的病人。这个病人大约三十左右，白种人，是纽约警察在曼哈顿区发现的。根据警局的记录，他对一般常规问题的回答是“疯狂的”，所以他们扣留了他，把他带到 Bellever 医院做检查。

尽管略显疲惫与消瘦，检验结果仍表明他一切器官工作正常，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神经失常，有失语症或者幻听症什么的，结论是他很正常。然而，他确实有一个非常古怪的幻觉：

他认为自己来自于另一个星球。经过几天的观察他被转到长岛医院，在那里呆到现在。

尽管那个家伙配合一切治疗过程，Bill 却无法追溯到他的背景。即使最强的安定剂都对他不起作用。最后他仍然坚持说他是一个来自 k - pax 的访客。更糟糕的是，很多病人都认为他说的是真的，甚

至一部分护士医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知道我一直对于幻像问题很感兴趣,Bill 叫我来看看。

但这实在是个糟透了的时候,曼哈顿心理研究所的主任一职已经使我疲惫不堪。可是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病历,再说我欠老 Bil 的也太多了,所以我让他先把病人的简历传过来。

文件传来时我仍然陷在那些行政事物中,直到几天以后才在一堆资料中发现了它。我迅速的看了一下,尽管我们的“外星来客”头脑清晰,表达通畅,能记住很多地名和时间,但他却无法提供任何关于他来源的证据。一句话,他不是错觉症,而是健忘症!我打电话给 Bill 叫他把这个没名字的病人转移到我的研究来,事实上,那家伙叫自己“prot”,而且强调说第一个字母不大写。

他在四月的第一周来到这里,准备和他的见面是在本月的九号,星期三。每周三的这个时候我一般都在准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稿——“心理学原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每周都要见面,那段时间我慢慢的开始对那个家伙感兴趣甚至开始有点崇拜他了,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写到的。

尽管每一次见面都在科学杂志上做了报道,我仍然写下了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可能公众会对此感兴趣,而且也献给 Arieti 博士,因为他教我看清我自己。

第一章

当他走进我的办公室，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一定是个运动员——橄榄球手或者摔跤运动员什么的。他稍微有点低，但很壮实，皮肤黝黑，头发又黑又密。他穿着天蓝色灯芯绒裤子，粗纹棉布上衣。帆布鞋。第一次见面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尽管光线已经很暗了，他仍然带着个墨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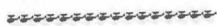
我让他坐下，他就一声不响的坐在椅子上。他很平静，脚步灵活，身体协调性很好。看上去非常放松。所以我打发走了身边的看护人员。

我在一张黄色的便签上记下了日期，他好奇的看着我，似乎有一丝微笑。我问他感觉可好、需要什么东西。出乎意料的他要了一个苹果。他的声音轻柔但清晰，不能辨别出他是哪儿的人，因为口音纯正标准。我叫来了我们的护士长——Betty，让她去看看我们的厨房里是否还有苹果。

趁等水果的空我又扫了一眼他的检查结果：体温、脉搏、血压、血量全在正常范围之内。

牙齿没有问题。神经检测（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等）也正常。辨别左右能力正常。视觉、听觉、触觉和对冷热的感觉也没问题。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总之，这病人观察力敏捷，智商很高，逻辑性很强。除了错觉和失眠外他强壮的就像头大象！

Betty 拿了两个大大的苹果进来了。征得了我



的同意后把苹果递给了病人。他从盘子里拿出来，嘴里唠叨着什么“红色的小宝贝呀，我的最爱呀什么的”，然后就狠狠的咬了一口。

我打发走了我的助手，看着他狼吞虎咽的吃那苹果。我从来没见过有人享受什么像他现在吃苹果一样有味儿！他同时吃两个苹果，连籽儿也不放过。吃完后他连说谢谢，把手放在膝盖上等我开始，就像个小孩子。

通常会见精神病患者不做记录，然而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我们是要记录的。以下就是这一次会面的记录副本，偶尔也有一点我自己的观察。我象往常一样先与他闲聊一会儿，以便更好的了解他并取得他的信任。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当然”“你叫什么？”

“我叫 prot”

“发音时他突出是 ao 音而不是 ou 音。”

“这是你的姓还是名呢？”

“这就是我的全称，我就叫 prot。”

“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prot 先生？”

“叫我 prot 就可以了，我知道，我在曼哈顿心理研究所”在以后的许多谈话中我发现他喜欢把星球的名称全用大写，而人名甚至国家名都用小写。

为了更好的描述，我将沿袭他的习惯。

“没错，你知道我是谁么？”

“你看起来象精神病学家。”

“没错，我叫 Brewer，今天几号？”

“星期三。”

“嗯，哪年？”

“1990”“现在我举起几根指头？”

“三根”“非常好，现在 prot 先生，哦，不，prot，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吗？”

“当然，你以为我疯了。”

“我更倾向于说那是病了，你觉得自己病了么？”

“或许有点想家吧。”

“家在哪里？”

“K - PAX”“第一个字母大写？”

“全都大写。”

“噢，那是一个小岛吗？”

他笑了一下，明显已经看出来我已经知道他认为自己来自外星球这件事。但还是回答说“K - PAX 是个星球。”然后又说了一句，“别担心，我不会从你的胸腔穿过去的。”

“哦，我不会的，K - PAX 在哪儿呢？”我也笑了。

他叹了口气，说道“离地球大约有七千光年的距离吧，位置在你们地球人所说的天琴座。”

“你怎么来到地球上的呢？”

“这就很难解释了。”“这时我在笔记上记下了尽管我们才坐了几分钟，我虽然有那么多年的行医经验，还是被这家伙的傲慢态度弄的有点恼怒了。”“试试吧”，我说。

“只是利用了光能，也许你觉得这很难理解，但

确实是通过某种折射实现的。”

我不禁想到他是在愚弄我了，不过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玩笑。我忍住了笑说“你以光速旅行吗？”

“噢，不，我们是以光速的倍数行进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现在最少要有七千岁了不是吗？”

我勉强挤出了点笑容，“很有趣，”我说“但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任何物体都不能以光速运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是你误解了爱因斯坦，他只是说，任何物体都不能被加速到光速，因为那时候它的质量会达到无穷。但他从来没提过已经以光速或更高速度存在的实体。”

“但是如果你的质量达到极限那么——”

他把腿搭在了我的桌子上“首先，brewer 大夫，我可以叫你 gene 么？如果按理论说的，那么光子本身就无限重了，是吧，除此以外如果以 x 速运行——”

“ x ？”

“就是以超过光速运行的物质，你可以查字典。”

“谢谢，我会的”后来听录音的时候，我感觉当时的声音有点恼怒。“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不是坐什么飞船来地球的，你就乘着光束那么一下子就到了，是吗？”

“可以那么说吧。”

“那么你花多长时间到的地球呢？”

“根本就不用时间。 x ，超过光速运动，所以时间

从旅游者身后倒退，当然，当你到达目的地的時候还是要变的老一点的。”

“那么你来地球多长时间了？”

“四年零九个月，我指的是你们的时间。”

“现在你多大了呢？当然，也是说地球时间。”

“337岁”“你都337岁了？”

“对”“好吧，说说你自己吧。”尽管我不相信他说的一切，但心理医生需要通过这些谈话推断病人的真实身份。

“你的意思是我来地球以前？或者——”

“我们从这儿开始吧，你是怎么碰巧选择了游览地球呢？”

他现在对我眯着眼笑着，尽管那看起来有点天真，甚至很真诚，但我还是宁愿低头看他的资料而不想看他那带着墨镜的脸。“选择，那是你们地球人的特有概念。”我抬头看见他正抓着自己的下巴，眼睛瞅着房顶似乎正在寻找一些合适的词语向我这个低等生物解释他脑子里的深奥的概念。后来他是这么说的，“我想来所以我就来了。”

“谁想来地球都可以吗？”

“在K - PAX上的任何人，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星球的生物也可以。”

“有人和你一起来吗？”

“没有”“为什么你想来地球呢？”

“纯粹是好奇。从宇宙看来地球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属于3B类星球。”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进化的早期阶段，前途未定。”

“哦，那么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吗？”

“噢，不，我来过好几次了。”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963年，是你们的记年法。”

“别人来过吗？”

“不，我是第一个。”

“这我就放心不少了。”

“为什么？”

“因为那会引起大多数地球人的恐慌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今天多谈谈你自己，怎么样？”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的，那么你去过其他地方吗？我指的是宇宙范围了。”

“我去过64个星球。”

“其中有多少个星球有生物？”

“哦，所有的星球。不生一毛的地方对我没有吸引力。”

“64个有智慧生命的星球？”

“所有的生命都有智慧。”

“好吧，有多少星球有象我们地球人一样的生物？”

“到目前为止地球是我参观的第一个具有‘人类’的星球，但确实还有不少这样的星球。”

“有智慧的星球？”

“不，是有人类的星球。至少有数以百万计存在生命的星球，也许是数以亿计。当然我们不可能全去过，这只是粗略的估计罢了。”

“‘我们’指的是 K - PAX 的居民？”

“K - PAX, NOLL, FLOR……”“这些是你们星球上的另外种族吗？”

“不是，是其他星球的居民。”许多病人被问到复杂问题时 would 结结巴巴或拒绝回答。这个病人却有足够关于神秘事物的知识并且有足够的把握编造这个故事。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可能是科学家的推测，也许是物理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并决定要了解他对这些领域到底知道多少。现在我想听一些关于他早些时候的事情。

“让我们把时间推前一些，我想知道关于你们星球的一些东西。”

“K - PAX 比你们的星球大一点，大约有海王星那么大吧。是个美丽的地方。多姿多彩。尤其是当 K - MON 和 K - RIL 重合的时候更加漂亮。”

“K - MON 和 K - RIL 是什么？”

“它们是我们的‘太阳’。其中一个比你们的太阳要大的多，另一个稍小一点，但两个离我们星球的距离都远远大于太阳离你们星球的距离。K - MON 是红色的，K - BIL 是蓝色的。”

但由于我们星球轨道的复杂性，我们的白天和黑夜都特别长，很少交替。也就是说，在 K - PAX 上的大多数时间就像你们这里的黄昏。所以我来到这里第一个就注意到这里刺眼的光线。”

“这就是你老带着太阳镜的原因么？”

“是自然反应。”

“我想弄明白一些你前面提到的东西。”

“当然可以。”

“你好象说过你来到地球四年零……嗯，几个月了吧。”

“9个月。”

“对，是9个月。我想知道这么长的时间你住在哪里？”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我已经周游了整个地球。”

“那么你从哪儿开始的你的旅程呢？”

“扎伊尔。”

“为什么会是扎伊尔？它在非洲，不是么？”

“那时候正好扎伊尔指向 K - PAX。”

“啊，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你们的时间几周吧，那已经足够让我熟悉那片土地，还有那些生物，真漂亮！尤其是那些鸟。”

“嗯，在扎伊尔的当地说什么语言？”

“我猜你指的是人吧？”

“是的。”

“除了四种官方语言和法语外，那里有好几种奇妙的方言。”

“你能用那些方言说点什么吗？”

“当然，Ma - ma kotta rampoon.”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妈妈是个大猩猩。”

“谢谢。”

“别客气。”

“从扎伊尔出来后你又去了哪儿？”

“整个非洲，然后是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南极洲、最后来到美国。”

“那么你一共去了多少个国家呢？”

“除了加拿大、绿岛和冰岛以外都去过了，这几个是我的最后几站。”

“所有的？上百个国家？”

“大约两百多个吧，但似乎数目随着时间变化。”

“你会说所有国家的语言？”

“只要能弄明白就行了。”

“你怎么旅行？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告诉过你，这很难解释的……”“你说用折射？”

“没错！”

“如果你以所谓的超光速运动的话，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用多长时间。”

“根本就不需要时间。”

“你爸爸喜欢旅游吗？”我发现他犹豫了一下，但没有什么更明显的反应。

“我想大多数 K - PAX 人都喜欢。”

“那么他旅游吗？他是做什么的？”

“他什么也不做。”

“你妈妈呢？”

“她怎么了？”

“她工作吗？”

“为什么要工作？”

“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是吧？”

“什么退休？”

“就是不再做以前的工作了，他们多大岁数了？”

“大约六百来岁吧。”

“那么他们一定不工作了。”

“他们就从来没有工作过。”从他回答问题的口气看来似乎他认为他的父母一无所成，甚至有些憎恨他们。他接着说“K - PAX 上根本没有人工作，这只是人类的概念。”

“所有人什么也不做？”

“当然不是了，但你只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不叫工作，不是吗？”他咧嘴笑了。“你并不认为你所做的都是工作，是吧？”

我有点不喜欢他的自鸣得意。“我们以后再仔细谈谈你的父母好吗？”

“当然。”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弄清楚一些事。”

“什么都成。”

“好，首先，你怎么解释作为外星来客，你却长的和地球人一样？”

“为什么肥皂泡是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你懂的并不多，肥皂泡是圆的是因为那是最节约能量的构造，同样，宇宙

中的很多生物也是这样。”

“好吧，你前面曾说过地球在宇宙中看来或听来很奇妙，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的电视和收音机发出的微波遍布宇宙，全宇宙的生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你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这些微波只是以光速传播不是吗？他们现在还到不了你们那里呀。”

他又叹了一口气，这次很重。“但是一些能量进入了更高的泛音区。你不知道吗？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光的传播才成为可能，你没学过物理吗？”

我突然想起我高中时候的物理老师也试图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想法。同时我还想抽根烟，尽管我有一年多不抽了。“好吧，我记住了，还有一件事，为什么你要自己周游宇宙呢？”

“如果是你，你不愿意吗？”

“也许，我不知道，但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你要一个人呢？”

“你就因为这个认为我疯了？”

“哦，不，但那不寂寞吗？四年零八个月的游荡？”

“不对，是9个月。”

“你在太空中呆了多久？”

“用你们的时间说大约7个月。”

“那么长的时间你不觉得有必要和别人交流吗？”

“不”这时我在笔记上写下也许他不喜欢任何